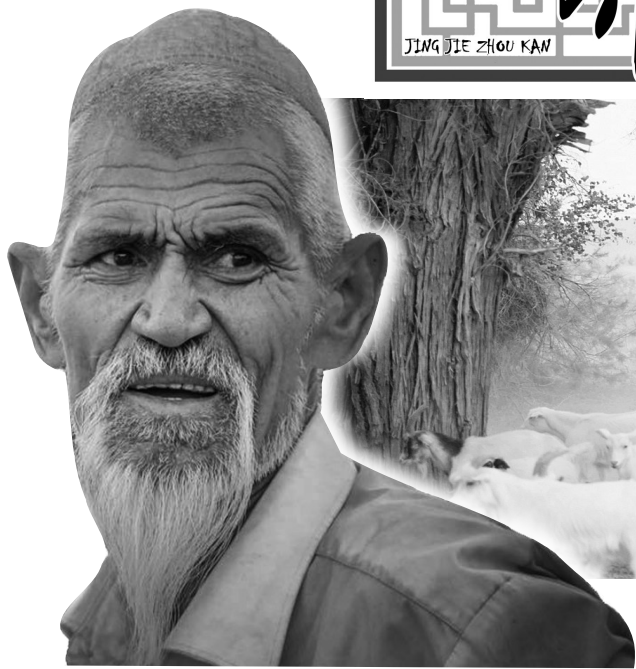




文化热点

在自然与现代文明的边缘

从《最后的沙漠守望者》说开去



◆王琳琳

面积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年平均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被称为“死亡之海”。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牧民群落。他们世代繁衍于此,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就是克里雅人。4K超高清纪录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7次走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记录克里雅人在恶劣自然状态中的生存故事,记录现代社会对于他们传统生活的冲击,也记录了独特的沙漠生态和风光,通过沙漠里普通人的故事,表现久居沙漠中的克里雅人对家园令人动容的热爱和孤独的坚守。

隐居与注目

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克里雅河,经过漫长的艰难跋涉,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克里雅布依神秘地消失。然而,在河流消失的尽头,却产生了一片与世隔绝的绿洲。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寻宝时,曾在沙海中找到汉唐遗址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后,经过一片树林和芦苇丛生的滩地。这片树林和滩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克里雅布依。只不过,斯文·赫定称这里是“通古斯巴孜特”,这也可能是克里雅布依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斯文·赫定这样写道:“树林中的老居民是真正的隐者,连中国皇帝管理着新疆都不知道。”

此后的上百年间,“通古斯巴孜特”还是停留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寻找石油的勘探队来到这里,发现了一群离群索居的人,才让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大白于天下。1989年,和田县政府在此设达里雅布依乡,乡政府驻地铁里木。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新疆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地方。在《最后的沙漠守望者》深度记录克里雅布依之前,鲜有资料立体展现过这里的面貌、这里的居民。

2015年,北京电视台派往

新疆的援疆干部翟涛偶然邂逅了克里雅人的传奇故事,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纪录片题材。北京电视台总经办、制作部及新纪实传媒随即就此选题策划立项,并引入合作方的投资,与和田电视台一起,制作了这部讲述大漠桃源传奇的4K超高清纪录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

这是一次视角向大漠深处的注目。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这部中外合拍的纪录片得到了广大受众的追捧。首映式上,来自北京、新疆以及纪录片、民族学、人类学等各方代表纷纷前来支持,不少观众甚至是挤坐在台阶上观看这部影片的。

传统与现代

达里雅布依,位于沙漠中心267公里处,南北长365公里,东西宽96公里,方圆近3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极分散地居住着近200户人家、1300多名克里雅人。久居大漠深处,面对严酷的自然和地理条件,传统克里雅人的生活极其简单:一群羊、一口井、几间房屋足矣。

今年66岁的买提库尔班是传统克里雅人的代表。他是一名天生的牧羊人,从14岁就开始放羊,迄今已经50多年了。他的身上,藏着达里雅布依过去的影子——日升而起,赶羊吃草;日落而歇,羊群归栏。羊群是不用特别照看的。它们以胡杨树叶和苇草为食。白天,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头羊会带着羊群在胡杨林里觅食;渴了,头羊会一路晃着铃铛带着羊群到水井边等着主人提水。

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克里雅人这样的生活也许就这样持续下去。可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入,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小孩子则走向镇上、县里上学,克里雅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后继无人的命运。

影片采用了多线条故事推进的结构,除了象征传统生活方式的牧羊人买提库尔班,还选取了几位特征鲜明、形象饱满的主人公,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了克里雅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状态。其中之一就是库尔班汗。

22岁的库尔班汗是达里雅

布依几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两年前,她考上了乌鲁木齐的新疆财经大学,离开了达里雅布依。对于一辈子固守沙漠的克里雅人来说,库尔班汗考上大学,是一个标志,也是一种象征。

当地人在鼓励孩子努力上学时,都会说,要好好学,走出达里雅布依。孩子们也深知,上学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考出去。库尔班汗是第一个实现了这一突破的人。达里雅布依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向其学习,试图走上求学人生的道路。

这也是影片把库尔班汗选为主人公的原因所在,希望通过她的视角,来展示达里雅布依的传统与现代,现在与未来。

离开与坚守

无论在哪个时节,沙漠里的视线总是那么宽阔。站在连绵起伏的沙丘高处,能看见远处蜿蜒流淌的克里雅河,也能看见或疏或密的胡杨林。然而,却很少有人能预见,达里雅布依的未来是什么?

数据显示,一千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移动了300公里,连绵起伏的沙丘拖住克里雅人的脚步,并迫使其河道自西向东有过3次大迁移。其间,许多辉煌的城市和历史遗迹都被沙漠淹没,克里雅人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且生生不息。

只是,如今,变化似乎不可逆了。现代的克里雅人不会放牧了,昆仑山的冰川、湖泊也在迅速萎缩,导致绿洲的面积不断缩小,荒漠的面积不断增加,新的沙尘源正在急剧形成,就连克里雅人赖以生存的克里雅河的水位也在逐渐下降。

“30年前,一株胡杨下面,可以歇息50只羊。现在,10只羊(在下面)都晒晒。”买提库尔班老人说。

离开还是坚守,是克里雅人需要面对的艰难抉择。影片中,有一幕讲述乡政府召集克里雅人开会的情景。政府负责人坐在台上,男性的克里雅人坐在台下,台上的人滔滔不绝地讲着政府移民搬迁的政策和进展,台下的人则若有所思地听着事关自己和家园的命运与安排。

影片中,导演没有刻意展现强烈的矛盾冲突,一切都是平静的、内敛的。但是,无论是放牧50年的老人,还是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环境本身的恶化,还是当地政府组织的移民搬迁,都只是以陈述的形式来展示达里雅布依面对的状态,展示着克里雅人面临的抉择。

不得不承认,如果刨除少数民族和沙漠深处这样的特征,人们可能不会对这部影片投以特别的关注。因为影片中讲述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离开与守护故土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比如我国大兴安岭深处逐渐消失的最后的一头鹿部落——使鹿鄂温克,再如非洲大地上逐渐消失的酋长部落。

然而,我们依然要关注这部

影片的原因在于,它给我们呈现出的丰富内涵与思考——达里雅布依是传统与现代碰撞时的一个缩影。我们观照达里雅布依,就是在观照世界上无数个与达里雅布依、与克里雅人面临同样生存状态的地方和人。他们的选择、家园的走向,拥有牵动人心的力量。

情感与爱

达里雅布依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克里雅人能守护住这片家园?一切都处在未知中。唯一确切的是,无论外界怎么变迁,克里雅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爱不会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情岁月长存。

库尔班汗一家离开了,他们在乡镇上置办了房产,平时一家人住在那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但是,库尔班汗的哥哥却选择在达里雅布依开店,服务四面八方的乡邻。库尔班汗自己也说,她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我们对沙漠、对胡杨,对河流的感情特别深,虽然环境如此恶劣,但我们对达里雅布依的爱让我们恋土难移。我一定要有出色的成绩,回去为我独一无二的沙漠孤岛达里雅布依做贡献。”

生于斯长于斯的盲人牙克甫则说,“我会尽力供我的孩子们离开,但我要留下来,因为我的父母长眠于胡杨林之下,我将来也要埋葬在此,永远地陪伴着他们,永远地守护着我的家。”

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情节就发生在牙克甫身上。牙克甫是位盲人。从出生起,他就没看见过沙漠中的日出日落,也没看见过孕育出绿洲的克里雅河。然而,牙克甫并没有时间感怀自己不公的命运。生存,对牙克甫来说,是更现实的难题。

因为看不见,牙克甫无法像普通的克里雅人一样,以放牧为生。他只能靠挖大芸——沙漠里唯一的经济作物,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大芸生长在沙漠深处,挖时需要跪在地上匍匐前进,用手不停地向深处摸索。一天下来,脏累不说,身体更是酸痛,很多人怕辛苦,不愿意直接从事采挖工作。牙克甫挖大芸的收入并不高,大芸价格好的时候,牙克甫每斤能分到1元;价格不好的时候,每斤就只能分到5~8毛钱了。

“挖大芸的收入,大部分给孩子们用。”牙克甫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约日尼汗莎在乡镇上上四年级,每个月大约花费300元。这300元的每一分每一角,都是她的盲人父亲,跪在地上从沙坑里刨出来的。

“惊叹你的美丽容颜,全世界都倾慕你的美丽,你从来拨动我的心弦,别来爱上我,我想悄悄地离去……”影片结束之时,一曲改编自当地牧羊人爱情歌谣的《红颜》,伴随着牧羊人远去的背影、夕阳落下的天空等画面轻声响起,苍凉而辽阔,隽永且深远,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大漠深处的生生不息的爱与传奇。

楼上听涛

文化产品,一热就扎堆儿?

◆杜海滨

炙手可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落下帷幕。人们尚在回味,又一部同类题材的《国家行动》便接棒在央视开播。而且,《国家行动》并不“孤独”。有消息称,从2015年1月到2016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已立项7部与反腐有关的电视剧。原来,《人民的名义》只是潮头,真正的“巨浪”还在后头,反腐影视剧在短期内扎堆儿问世了。

我们当然有理由对这一大波反腐剧抱以期待。毕竟,《人民的名义》从尺度到剧本,再到演员阵容,都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面对即将到来的反腐剧浪潮,我们可以由衷地赞叹反腐成果,对未来的政治环境充满信心;我们也可以玩转各种“达康书记”表情包,在微博、微信中调侃着剧中人物。

但是,仅此而已吗?

或许,我们还可以跳出电视剧本身,冷静想一想“扎堆儿”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扎堆儿?为什么会扎堆儿?

电视剧扎堆儿扎堆儿的背后,是多年来更广泛的文化扎堆儿现象。我们见识了太多“热潮”。2004年由“超女”引爆的选秀热,近几年充斥荧屏的抗日剧、谍战剧,一度火遍全国的国学热、养生热,还有今天吸引万千粉丝的综艺热、仙侠热。

实际上,任何扎堆儿的文化现象的背后,都有一场利益的博弈,或经济,或政治,或社会。君不见千百商家为争夺节目冠名权而豪掷千金,而投资抗战剧起码保证了政治方向上不会犯错。反腐剧的复兴,更是戏骨扎堆儿、收视扎堆儿、口碑扎堆儿,实现了收

文化动态

微博+环保 传播有门道

《微聊环保:新闻发言人网上网下的故事》发布

本报记者陈妍凌北京报道 微聊环保北京体验日活动日前在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举行。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杜少中,在活动现场发布了新书《微聊环保:新闻发言人网上网下的故事》,分享著书历程和环境传播心得。

本书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作序,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董关鹏撰写后记。全书分为4部分,即新闻发言人的道、怎样和媒体打交道、精于术而明于道、新媒体是环境科普的好平台等。书中内容既有作者在

治方向、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三赢。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流量决定一切,高流量文化产品必然带来高收益,与网络的融合给了文化更便利的“扎堆儿”条件。既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扎堆儿呢?

文化的扎堆儿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聚集。此三者分别对应政策、利润和需求,成为文化扎堆儿现象出现的土壤。政策居于高位,需求连接社会民众,利润居中为投资方所追求。三者中,政策、需求地位主动,也更具备变化性,而利润则相对被动,其变化更多依赖其余二者。一旦政策环境变化,民众口味转移,利润点也必然紧紧跟随。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者变换可以掀起新的文化热潮,同样也是热潮终结的原因。我们看到,选秀热至今已无多大市场;抗战剧如今少有精品,“神剧”辈出;国学热、养生热到今天早已成为不再新鲜的“李杜诗篇”。应该说,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国家的文化政策还是相对宽松的,因此,投资方想要利润,就必须时刻把握多变的民众需求。但是,往往是口味变化在先,产品变化在后。当一大批文化产品扎堆儿出现,时间久了人们的口味必然会产生腻烦,此时产品若不做出改变,就可能面临砸招牌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文化的扎堆儿现象中,口碑最佳的往往是先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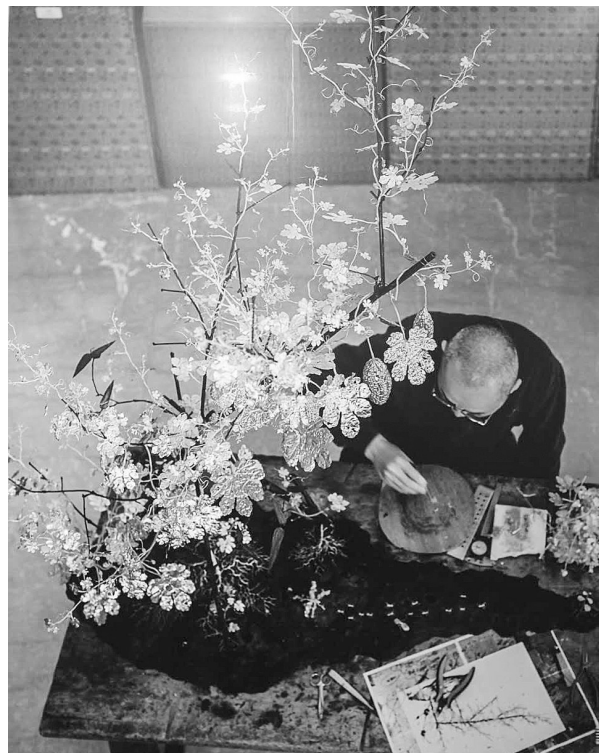
在此,当我们得知反腐剧还将长时间“霸屏”的时候,除了欢呼,还应谨慎地希望后来者能够多出新意,多做变化,在政策框架内坚持符合民众需求。这样才能让反腐剧流行的社会效益持续下去。

微博上与大V的言论交锋、与网友的互动,媒体对作者的采访报道,也有作者对环境议题和环境传播的思考总结。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主任凌越表示,《微聊环保》是一本传播环境科学的科普书、环保传播的教科书、抒发环保情怀的散文集,讲述环保工作的故事。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环保局微矩阵建设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不仅在线下邀请公众参与新书发布、参观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也推出线上同步直播,探索“微博+环保”的有效传播途径。

采风



“缘生妙有随缘自在——吴卿金雕木刻精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共展出金雕木刻精品30件。吴卿的金雕作品分为蚂蚁、生态、生死四个系列,多以台湾的动植物为雕塑主体,表达自己对生命的领悟。图为作品《乡情——生生不息》。 刘晓星供图



▲图为影片主人公库尔班汗在与母亲交谈。

对话

让世人知道克里雅人的选择

对话人:《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导演沈鹏飞
采访者:本报记者王琳琳

中国环境报:通过这部影片,您想传达什么?

沈鹏飞:这部影片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想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的沙漠,讲述沙漠部落的真实故事,不让人们用猎奇的眼光打量这一切。通过平视的视角,来讲述小人物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追求、他们的选择,讲述他们在我们看似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是如何生存的。另一个是想展现人与沙漠、沙漠生态之间的关系,但是拍摄过程中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最终呈现并不是特别理想,不过沙漠跳鼠的出场给予影片很大的亮点。

上最打动您的特质是什么?

沈鹏飞: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对生活表现出的那种幽默与调侃,让我从内心感受到了克里雅人无限的乐观与浪漫主义情结。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什么是对克里雅人最好的未来?

沈鹏飞:对于克里雅人而言,他们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未来。我是一个导演,我们拍摄一部纪录片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他们什么,而是想让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选择。

们这些外界的人可以做什么?

沈鹏飞:我认为,我们外面的人应该对于他们的选择保持尊重,无论是留下的老人还是离开故土的孩子,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更好生活的权利。我们这些不在这生活的人,或者在这里蜻蜓点水、认为这里美好有限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克里雅人。我们并不能替他们生活,所以,并不是我们必须守望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本无对错,选择是个人之选择。

对留下的人,我们应该从生态的角度,从力所能及的方面给他们提供一点现代化的便利。

中国环境报:克里雅人身

中国环境报:面对未来,我



伴着晚霞夕阳,放羊归来的老人弹起了“弹拨儿”,这是克里雅人一天中最轻松休闲的时刻。